



近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对外正式发布,这批成果集中展现了一批前所未见的马政文献。历经十余年整理,清华简已出版十五辑,本辑所收五篇竹书,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专业论述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的珍贵资料,其成书年代比马王堆帛书《相马经》要早数百年。

原来2300年前这样养马

■ 张晨

2008年,清华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近2500枚曾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即“清华简”。通过AMS碳14年代测定,该批竹简的时代约在公元前305±30年左右,属于战国中期偏晚,也就是孟子、庄子等先哲们生活的年代,竹简上的文字为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字,现已失传。这批2300年前的竹简自2011年初发布第一辑研究成果以来,清华大学



古代驭马图。 资料图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每年一册的速度推出清华简的整理报告,其丰富内蕴也逐步呈现出来。

竹简写马史

清华简的内容以早期经史类典籍为主,对于准确认识先秦古籍的原貌,重建中国早期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研究成果丰富了古文字、上古音的体系建构,丰富了学界关于古文字、古书流传等方面的认识,推进了先秦史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如秦人起源问题、楚国诸王居所和战国初年楚越史事等。

2026年1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发布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带来了先秦马政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此次公布的五篇文献,是目前所见先秦时期关于相马、疗马、驯马、驭马最早的系统文字资料,由于各篇竹简的形制不同,作者不一,专家推测这批文献有可能来自楚国掌王马或公马之政的有关职官所收藏使用的文本,也有可能是为教授贵胄子弟而辑录的相关文献。

驭马如治国

此次展出的五篇竹书,包括系统的相马学“评分表”《胥马》、最早的马匹专科临床手册《凡马之疾》、“先养后训”科学理念的《驯马》、解读“马语”驾驭心法的《驭术》和驭马与治国哲学通观的《驭马之道》。

《胥马》篇共40支简,可视为一份详细的活体马匹鉴定标准。它将马匹的额头、眼睛、口齿、颈项、胸肋、腰脊、四肢、尾鬃等部位,细分为十二类形貌特征进行评述。例如,“目如渲渲、脊若刀锋”者善于奔驰,“唇薄齿利、尻长尾圆”者长于耐力。这篇文章为“伯乐相马”的传说故事提供了可操作的体系化知识,对研究古代相马术、畜牧史及动物考古等具有重要价值。

《凡马之疾》篇共24支简(其中第13支缺失,实存23支),系统记录了马匹的各类疾病,并按其特性分为急症、慢性病、传染病、内科病、外科病等五大类。简文详细描述了诸如马匹突然倒地、口吐白沫、臀部生疮、反刍带血等症状,并给出了如艾灸、菖蒲汤、甘草米粥等治疗方法。这份战国时期的“马匹专科兽医大全”,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专门论述疗马的文献,对中国古代兽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驯马》篇共12支简,总结了驯马的经验,主要记录训练与刍饮调节方法,强调通过科学畜养保障马匹健康,促进驯服。简文中提出马匹“先养后训”的理念,认为草料不足则马匹易躁,膘肥体壮则更易驯服。文献中还特别指出,马匹在不同强度的训练后,饮水量需进行相应调节,剧烈运动后不宜立即大量饮水,体现了古人朴素的科学观察。此

外,简文还列出了五种烈马“驯服套餐”——秣多、声低、鞭轻、抚顺、环境安,用不同的方式使烈马变温顺。

《驭术》篇共38支简,系统介绍了如何通过观察和理解马的肢体语言来驾驭马匹,堪称一部“马蹄语言”解码指南。简文首次系统解码了马蹄语言:如马匹前蹄刨地示“饥”,后蹄击地示“痛”,左蹄微抬示“欲左”,右蹄侧摆示“欲右”,驾驭者若能“心与马通”地读懂这些信号,可省七成鞭梢。文献还详细阐述了驾马前使马匹达到“六怡”状态、以“静”为主要原则、重视马耳等肢体动作、掌握从“步”到“骋”的步法系统、合理使用辔策和口令等内容……填补了中国古代驭马技艺文献的空白。

《驭马之道》篇共12支简,简文不局限于具体的驾驭技术,而是将驭马之道提升至治理国家的高度进行类比阐述。篇中主张“徐图缓进、恩威并施”,认为驾驭马匹需根据其特性因材施“驭”,如同治理民众需因材施教;车舆失衡会导致翻车,国家失衡则会倾覆。这些思想与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如慎到、申不害等人的治国理念多有相通之处,是一篇立意深远的政论性文献。其文虽以驭马为主题,然旨趣不在于形而下之“器”,瞩目的乃是形而上之“道”,故拟题为《驭马之道》。

良驹伴文明

马作为“六畜”之首,其饲养与役使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马匹在交通运输、军事战争乃至文明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始终受到历代社会的高度重视。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早在大约3700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已见马骨遗存;至商代晚期,以车马坑陪

葬已成为常见礼制。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充武备、发展车骑,无不高度重视养马业与马政建设。清华简中详细记录了马政相关内容,是因为当时的马匹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用于骑兵作战和战车,还是等级秩序的象征。从君主到王公贵族,乘坐的车以及拉车的马匹数量,须严格遵循等级秩序要求。此外,御(指驾驭马车的技术)是“六艺”之一,是古代贵族的必修课。

随着这一时期西域良马的引入,马的选育与评判标准更为明确,其驯养与利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军事变革的关键力量。马匹的驯化、良种的引进、牧养经验的积累与驾驭技术的提升,直接关乎古代国家交通能力与战争实力的强弱,并对世界文明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古代文献对先秦马政的记载主要见于《周礼》《礼记》等传世礼书。《周礼·夏官》记载“校人掌王马之政”,并设有“趣马”“巫马”“牧师”“虞人”“圉师”“圉人”等官职,分别负责良马简选、疗马、刍牧、驯马等各类事务。现代考古学和出土文献资料,为先秦时期的养马、用马和马政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证明《周礼》所记古代马政情况基本可信。

除礼书之外,传世文献关于先秦马政的记录极为稀缺,清华简第十五辑公布的五篇文献,是目前所见先秦时期关于相马、疗马、驯马、驭马最早的系统文字资料。虽然这批竹简文献中没有明确涉及有关马政的职官制度,但仍填补了传世文献中关于驭马技艺等内容的空白,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科技与文化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作者系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15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书影。 资料图



东汉时期的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藏